

《東華漢學》第 26 期；209-230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17 年 12 月

【學苑春秋】 楊牧學體系的建構與開展研究

須文蔚*

【摘要】

楊牧是當代華文文學世界中經典詩人、散文家、翻譯家與評論家，又兼擅編輯與出版，他自詡為中國健全的知識分子，和歐洲文藝復興人（Renaissance Man）傳下的典型，當代華文文學評論與研究眾多，「楊牧學」隱然成形。本文以後設研究的方法論，考察與梳理當代文學評論界與研究者的評論，從文學評論史的角度，分為四個部分論述：楊牧的生平研究、楊牧詩中浪漫主義精神研究、楊牧詩中抒情傳統展現與變革研究以及楊牧散文研究等議題，為「楊牧學」之建構與開展提出藍圖。藉由本研究分析，展現楊牧如何以極致美的追求，繼受詩言志傳統，平衡抒情與敘事，開創現代詩的典範，並討論楊牧如何以詩的美學融入散文中，使得他的散文富有詩的韻味、入世的批判以及哲理的思辯。

*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

壹、前言

楊牧是當代華文文學世界中經典詩人、散文家、翻譯家與評論家，又兼擅編輯與出版，他自詡為中國健全的知識分子，和歐洲文藝復興人（Renaissance Man）傳下的典型，當代華文文學評論與研究眾多，「楊牧學」隱然成形。

楊牧本名王靖獻，1940年9月6日出生於東台灣的花蓮縣，奇萊山、太平洋與花東縱谷都成為他詩文中的秘密武器。15歲在花蓮中學高級部就讀時，就以「葉珊」筆名發表新詩於《現代詩》、《藍星》、《創世紀》、《野風》等刊物，協助陳錦標編輯詩周刊於花蓮《東臺日報》，展露創作與編輯的才華。東海大學外文系畢業後，先後取得美國愛荷華大學藝術碩士，以及柏克萊加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曾任教於麻薩諸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華盛頓大學以及香港科技大學。並曾回台擔任臺灣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客座教授、東華大學文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以及政治大學臺灣文學所講座教授，現任東華大學客座講座教授。

1972年發表《年輪》時改用筆名「楊牧」，此後無論發表詩、散文與論評，一直沿用至今。曾參與《東臺日報》「海鷗」詩周刊、《創世紀》、東海大學校刊《東風》、《現代文學》、《文學評論》等刊物編務，並與林衡哲合編志文出版社之「新潮叢書」，其後接掌「洪範文學叢書」主編。曾獲青年文藝獎金、詩宗社詩創作獎、吳魯芹散文獎、時報文學獎推薦獎、中山文藝創作獎、吳三連文藝獎、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藝獎、花踪世界華文文學獎與紐曼華語文學獎等。楊牧的文學創作已經翻譯為英文、德文、法文、日文、瑞典文、荷蘭文等，是少數受到國際漢學界高度重視的台灣作家。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藝獎的讚詞相當扼要地點出楊牧的貢獻：「堅持文學創作四十餘年，詩、散文、評論、譯作均卓然成家。詩意的追求，以浪漫主義為基調，構築生命的大象徵。散文的經營，兼顧修辭與造境，豐富臺灣的抒情傳統，評論的建構，融匯美學涵養與人文關懷。楊牧先生創作風格與時俱進，不追逐流行，不依附權力，特立獨行，批判精神未嘗稍減，允為臺灣文學的重鎮。」

本文以後設研究的方法論，考察與梳理當代文學評論界與研究者的評論，從文學評論史的角度，分為四個部分論述「楊牧學」建構目前的成果與意涵，包括：楊牧的生平研究、楊牧詩中浪漫主義精神研究、楊牧詩中抒情傳統展現與變革研究以及楊牧散文研究等議題。分析楊牧如何以極致美的追求，繼受詩言志傳統，平衡抒情與敘事，開創現代詩的典範，並討論楊牧如何以詩的美學融入散文中，使得他的散文富有詩的韻味、入世的批判以及哲理的思辯，卓然成家。

貳、楊牧生平研究綜述

花蓮是楊牧的故鄉，更是他寫作的秘密武器，花蓮山與海的顏色、雲彩的變幻、部落的氣味與童年的回憶，從紀實到趨向歷史的批判，乃至抽象的哲思，花蓮是研究楊牧不容忽略的主題。陳錦標《又見楊牧》一文，藉由老友追憶往事，使讀者得以認識楊牧青年時的風采¹。陳芳明《永恆的鄉愁》一文，更象徵著花蓮成為他文學中的一個重要隱喻（metaphor）。誠如陳芳明強調：

離鄉與懷鄉，在楊牧的詩裡，是一種微妙的辯證關係。由於離鄉，楊牧才漸漸把自己型塑成為疑神論者或無政府主義者。但也由於懷鄉，他才不致淪為流亡的虛無主義者。如果離鄉是一種肉體的流亡（physical exile），懷鄉則是屬於一種精神的回歸（mental

¹ 陳錦標，〈又見楊牧〉，《更生日報》，1994年8月13日，11版。

return)。如此一去一返的流動，既承載著甜美的記憶，也攜帶了豐饒的想像。²

理解花蓮，才有可能進一步理解楊牧所俯視與仰望的故鄉山水，其中深寓的創生神話、情迷家國乃至壯志胸懷³。

楊牧生平研究中最為詳盡者，是在楊牧於2000年獲得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藝獎後，張惠菁受國家文藝基金會委託所出版的傳記《楊牧》⁴。張惠菁將楊牧的文學生涯與華文文學史並置，始於一九五六年紀弦在台北發起現代派，青年楊牧開始在現代詩壇嶄露頭角之際，敘寫至2001年楊牧出版詩集《涉事》為止。張惠菁擇要呈現了楊牧作品與時代精神的互動，雖未鉅細靡遺記錄作家的生活、工作與出版的經歷，但努力呈現詩人心靈內在的軌跡⁵，就理解楊牧文學創作的理念與思考相當有參考價值。

其後楊牧於2002年接受奚密訪談，闡述文學創作與歷史、地方文化以及自身經驗的關係，他再一次表現出重視內在精神，不囿限於身處時空的創作觀。他特別強調在《有人》一書後記中所指陳：「詩，或者說我們整個有機的文化生命，若值得讓我們長久執著，就必須在實驗和突破的過程裡尋找定義。」並非重在形式與語言上的突破，重點是詩的本質的探詢，十分發人深省⁶。如欲探討楊牧對於人文教育的理念，不妨參

² 陳芳明，〈永恆的鄉愁〉，《第一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花蓮，花蓮縣立文化中心），頁138

³ 賴芳伶（1994）：〈楊牧山水詩的深邃美——以〈俯視——立霧溪一九八三〉和〈仰望——木瓜山一九九五〉為例〉，《第五屆現代詩學研討會論文集——現代詩語言與教學》，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頁355-392。

⁴ 張惠菁，《楊牧》，臺北：聯合文學。

⁵ 李令儀，〈張惠菁用心寫「楊牧」：傳記出版 葉步榮憶往 少年楊牧會為苦悶請假〉，《聯合報》，2002-11-09，14版。

⁶ Yeh, Michelle & Sze, Arthur (2003). Frontier Perspectives: Yang Mu, Ya Xian, and Luo Fu, *Manoa: A Pacif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Writing*, Vol. 15, No.1. pp. 26-37. 中譯見奚密，葉佳怡譯，〈楊牧斥埃：戍守藝術的前線，尋找普世的抽象性——二〇〇二年奚密訪談楊牧〉，《新地文學》，2009年第10期。

看二〇〇三年接受須文蔚的訪問⁷，楊牧暢談於東華大學進行人文教育改革的創意，他促成中文系的改革、設立創作研所以及博雅的教育環境。而在二〇〇九年接受郝譽翔的訪談時，楊牧則剖析美國文學教育的發展，以華盛頓大學為例證，說明「大學最重要的，就是人。一群有志趣的人聚在一起，有意無意之中，激勵出美好的思考。」而文學教育應當重視文學經典的閱讀、詮釋與辯證，經常保有對抽象的思維的敬重，才能穿透黑暗泥沼，引入一絲文藝復興的光芒⁸。

在眾多以楊牧為主題的學位論文中，應以何雅雯專注於分析楊牧現代詩與散文創作，最為可觀。何雅雯一反時下流行的文化研究式的批評模式，藉由詮釋與分析了大量楊牧的作品後發現：「就其詩而言，以反抗、拒斥為抒情的出發點，繼而融入敘事技巧，以形式的鍛鍊進行主體的追尋，進一步進行自我的創造。就其散文而言，兼有『詩人散文』與『詩化散文』兩重意義，演變歷程大體與其詩作一致，然而又能為現代散文達成體類的拓展和新變。」⁹何雅雯回到文學創作活動與作家自我追尋的主軸上，展現出一位浪漫詩人的作品是與外在世界辯證與融攝的產物。而謝旺霖則進一步從比較文學與文藝思潮的角度，從「浪漫主義」的理論與特徵，分析楊牧從西方的浪漫主義詩人身上承其神髓，繼而以豐富的中國古典文學與哲學的學養，轉化現代主義的前衛精神，深刻的台灣意識與土地情懷，展現出具有台灣性以及與世界文學對話的經典作品¹⁰。

青年詩人與評論家劉益州（筆名楊寒）的博士論文《意識的表述——楊牧詩作中的生命時間意涵》一文，則是以現象學的進路，以楊牧詩作

⁷ 須文蔚，〈回故鄉創生人文精神的詩人——訪前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楊牧〉，《文訊雜誌》，第216期，10月，頁54-56。

⁸ 郝譽翔，〈因為「破缺」，所以完美——訪問楊牧〉，《聯合文學》，2009年1月號。

⁹ 何雅雯，《創作實踐與主體追尋的融攝：楊牧詩文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¹⁰ 謝旺霖，《論楊牧的「浪漫」與「台灣性」》，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牧詩集 I》、《楊牧詩集 II》、《完整的寓言》、《時光命題》、《涉事》到《介殼蟲》，藉由分析與闡釋楊牧詩作中所呈現生命時間意涵，釐清生命主體和語言表述在文學作品中的具體關係。楊牧在文學創作上長期經營「生命時間意識」的表述，楊寒一方面以海德格「詩」與「思」的辯證關係，同時結合中國文學抒情傳統詩言志的精神，分析詩作為楊牧生命主體意識的表現，在「時」與「處」的體驗中將自我存有的現象表現出來，形成楊牧自我意識的重要表述。¹¹

參、騎士從中古世紀復返田園：浪漫主義至美詩藝展現

楊牧作為浪漫主義詩學的傳人，在台灣現代主義運動風起雲湧的1950到1960年代，獨樹一幟，多數的評論者重視楊牧作品中追求無邊際的美的精神力量，也使得論者多把楊牧追尋中古世紀浪漫精神，聚焦在詩人的人性關照、生命情調、浪漫抒情與溫柔敦厚等特質分析上¹²。事實上，浪漫運動中不僅有回到中世紀的呼籲，同時還有回到自然與田園的憧憬，此處「回到自然」意指反對城市與工業文明，回到原始社會「自然狀態」與大自然的涵義¹³，因此詩人的生態觀與自然書寫，也就成為新興的研究議題。另一方面，楊牧追求中世紀騎士精神，奮勇不懈地介入社會、真實與真理的探討，始終抱持叛逆懷疑、獨立思辯與正義公理的追求，應當是解讀浪漫詩人不可忽略的另一個重要面向。

¹¹ 劉益州，《意識的表述－楊牧詩作中的生命時間意涵》，逢甲大學中國文學所博士論文。

¹² 張芬齡、陳黎，〈楊牧詩藝備忘錄〉，《臺灣現代詩經緯》，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頁 239-240 本篇論文中歸納楊牧的詩歌藝術共有九大特色：（一）抒情功能的執著。（二）愛與死，時間與記憶。（三）中國古典文學的融入。（四）西方世界的探觸。（五）常用的詩的形式。（六）楊牧詩中的自然。（七）本土元素的運用。（八）家鄉的召喚。（九）現實的關照。綱舉目張，十分有參考價值。

¹³ 陳國恩，〈緒論〉，《浪漫主義與 20 世紀中國文學》，安徽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頁 1-17。

楊牧在葉珊時期的詩作充滿浪漫主義的氣息，葉維廉在詮釋葉珊詩集《傳說》時就直指：「我們的詩人始終是這個『無上的美』的服膺者：古典的驚悸，自然的悸動，童稚眼中雲的倒影。」¹⁴點出了青年詩人葉珊從《花季》、《燈船》到《傳說》都耽於「美」的溢出與藝術的思慮之間。彰顯出美與抒情一直就是楊牧創作的主旋律，誠然楊牧在《有人》的後記中說過：「我對於詩的抒情功能絕不懷疑。我對於一個人的心緒和思想之主觀宣洩——透過冷靜嚴謹的方法——是絕對擁護的。」¹⁵彰顯楊牧浪漫精神的主題，陳黎與張芳齡以「愛與死，時間與記憶」為註腳，一語中的：

戀人們所構築的小千世界，所建立的愛的信仰，無疑是對抗混亂、凶險、不安的外在世界的希望。愛情象徵某種再生的力量，讓戀人們有足夠的勇氣武裝自己，將自己提升到某種精神高度。¹⁶

顯然楊牧所追求的是一種理智和感情調和的作品，主題是愛、同情、死亡、時間、或記憶，起點或許是一方小小的世界，但是透過詩篇帶領讀者一起追尋、超越想像力難以企及的美學、精神甚至宗教的境界。於是抒情、美與愛得以重新界定，是詩人苦心為脆弱的美與愛打造的盔甲。

楊牧在葉珊時期就善於藉大自然的景物來暗喻自身的感情，詩人放眼自然與田園，並非「自然文學」（nature literature）或「環境文學」（environmental literature）概念下，以自然為主體的寫作¹⁷。晚近楊牧在《完整的寓言》中明確的說：「這是我的寓言，以鳥獸蟲魚為象徵」¹⁸，清楚地說明了詩人歌頌自然與田園的真實，洞悉文明的虛偽不實，建構

¹⁴ 葉維廉，〈葉珊的《傳說》〉，《從現象到表現：葉維廉早期文集》，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年7月，頁339-340。

¹⁵ 楊牧，〈後記——詩為人而作〉，《有人》，臺北：洪範書店，頁173-181。

¹⁶ 張芬齡、陳黎，〈楊牧詩藝備忘錄〉，《臺灣現代詩經緯》，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頁242。

¹⁷ 吳明益，〈書寫自然的幽微天啟〉，收錄於吳明益主編，《台灣自然寫作選》（台北：二魚文化，2003年），頁12-13。

¹⁸ 楊牧，〈後記〉，《完整的寓》，臺北：洪範書店，頁152。

自身的創生神話，對抗當代荒蕪與空洞的現代文明，抒發異鄉遊子的離散心境，成為楊牧浪漫精神展現的一個高峰。曾珍珍以「生態意象」梳理楊牧不同時期的詩文，清楚地指出：

楊牧喜歡以生態意象入詩，而隨其創作生命的成長，一些他情有獨鍾反覆使用的生態意象逐漸發展並衍生出特定的寓喻象徵，成為他具有高度原創性之詩歌世界不可或缺的構成因子。……折衝於生態具象物色與抽象指涉間，詩人的想像與文學傳統呼應成章，冥搜、直觀與文本互涉對位並行，特定的創作美學，包括對象徵與隱喻的信仰，使得楊牧詩中的生態模擬產生濃厚的人文義涵，自然與人文兼美因此成為楊牧詩歌的特色。¹⁹

藉由生態意象的批評方式，讀者可以理解楊牧不僅取法浪漫派詩人，自大自然擷取意象，藉以渲染情感，經營象徵，沈澱哲思，楊牧更運用生態象徵構築其「原初想像」²⁰，追索生命、認同與詩藝的發生，展現他追懷故鄉田園的憧憬，進一步表達出生態本土主義（bioregionalism）的動人觀點，使楊牧的浪漫情懷既具有世界性，也更貼近台灣的土地。

浪漫主義詩人的個人抒情未必代表與現實疏離，浪漫派作家不乏張揚自我，追求個性的解放和自由，面對社會的迫害、不義與罪惡，由衷發出憤怒、哀怨與控訴之情²¹。奚密在分析楊牧的《涉事》一書時，就說明了楊牧詩創作本身即是一種直接的介入，詩人過去嚮往中古傳奇中的英雄人物，化身為書中的英雄，去冒險犯難，和人世間的邪惡搏鬥，

¹⁹ 曾珍珍，〈生態楊牧——析論生態意象在楊牧詩歌中的運用〉，《中外文學》，第31卷第8期，2003年1月，頁161

²⁰ 關於楊牧與原初神話的關係，向陽指出：「《傳說》出版後次年，葉珊從詩中消失，楊牧則巍然升起，原因應該在此。葉珊找到的這組神話結構，來自原初的生命，結合著生身的土地的召喚、記憶的糾纏、還有靈魂的探索，通過語言的符號，結構出了繁複多彩的詩的世界，標誌了其後楊牧異於其他同代詩人的醇厚、拙重，以及晦澀、難解。」應當可以作為重要的參考。參見向陽，〈《傳說》楊牧的詩 沿波討源，雖幽必顯〉，《認識臺灣作家的二十堂課》，桃園：中央大學，頁44-81。

²¹ 陳思和，〈中國新文學發展中的浪漫主義〉，《中國新文學整體觀》，台北：業強出版社，頁117-134。

如今對浪漫主義有所保留，甚至抱持懷疑的態度，有所遲疑或悵惘²²。然而青年評論家謝旺霖顯然採取的對立的看法，楊牧在回到中古世紀的旅程中，也獲取了騎士的英雄主義精神：

武士完成了一次次看似不可能的考驗，詩人努力發現或創造了詩，填補且彌縫一些美學和倫理的破綻，以銜接他與武士同樣直一貫徹的精神與意志，最後確認了，「旗幟與劍是他挺進的姿態，詩是我涉事的行為」。這是楊牧對文學的承諾，亦是見證。²³

事實上，楊牧確實有著介入現實的熱情，但也老成地理解撞擊現實的挫敗與無奈。陳芳明就把楊牧介入與超越的雙重性，進行了相當細密的探索，從《涉事》回溯到詩集《有人》，不難發現楊牧對青年、正義、社會乃至政治的關切，基於了無政府主義的態度，採取了高明而中庸的態度，陳芳明指出：「特別是〈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一詩的誕生，他以抒情的語氣，表達對世俗政治的態度。這首詩，頗有葉慈的風格，然而又不盡然。他刻意疏離激情，層層剖析自己的思考，並且對殘酷現實中的爭執與辯論寄以最大的同情。」²⁴顯然崇尚浪漫主義的楊牧對社會、政治與人性都深深關切，他深信詩人是廣義的知識分子，應當以理性與冷靜的態度沈澱思維，不以咆哮、激情與直白的語言寫作，以純淨詩質迎向永恆。

²² 奚密，〈抒情的雙簧管——讀楊牧近作《涉事》〉，《中外文學》，第31卷第8期，2003年1月，頁210

²³ 謝旺霖，《論楊牧的「浪漫」與「台灣性」》，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31。

²⁴ 陳芳明，〈孤獨深邃的浪漫象徵：楊牧的詩與散文〉，《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99年12月17日。

肆、楊牧詩中抒情傳統的延續與開展

楊牧受業陳世驤，在漢學研究中，中國文學抒情傳統的理論建構始於陳世驤，他從比較文學的角度，直指中國文學以抒情詩為傳統，相對於西方以史詩和戲劇為主軸的敘事傳統，中國的詩人總透過抒情切身地反映自我影像，因之抒情體滲透於小說與戲曲中，成為一種超文類的概念。陳世驤並將「詩言志」傳統中，以言為不足，以志為心之全體精神視為抒情傳統的真諦²⁵。楊牧回憶在陳世驤門下時：

有一天我從學院的書堆裡抬起頭來，感受到舊文學加諸於我的莊嚴，沉重的壓力，一則以欣喜一則以憂慮，而且我的閱讀書單早在抒情傳統裡更增添了大量的敘事詩以及戲劇等西方古典，深知文學領域廣闊，繁複，不是瞑目枯坐就能想像的。²⁶

於是青年楊牧希望自己能在中國的抒情傳統裡增添敘事詩的氣味，以及西方古典戲劇的元素，並尋求調和與保有抒情的表現方法。

葉維廉最早發現葉珊從以敘事見長的西洋文學傳統中，努力思辯引進以事件發展為骨幹的詩，兼顧抒情性的實驗。透過一連串的詩作剖析，葉維廉認為楊牧既能掌握中國古典詩「因物起興」的神韻，又能步入白朗寧的「獨白」、葉慈的「面具」(mask)及早期的龐德的人物角色(Persona)。在分析〈流螢〉一詩時，葉維廉指出：

這是詩人自己的聲音(雖然他是透過獨白者的口)，或者我們應該說，詩人和獨白者的身分已不可分，這正是抒情詩所具有的特色，這是一般敘事詩所沒有的——因為敘事詩的詩人總是站在經

²⁵ 陳世驤，〈中國的抒情傳統〉，收錄於氏著《陳世驤文存》，頁31-37，台北：志文。

²⁶ 楊牧，〈從抽象到疏離：那裡時間將把我們遺忘〉，《聯合報》，「聯合副刊」，2004年12月28~30日。

驗的外面。葉珊卻是不斷的往還於他刻畫的主角的經驗和他自己的經驗之間。²⁷

顯現出評論者早已注意到，詩人重視敘事的「氣味」與聲調，核心是抒情詩。向陽則提醒讀者，不妨把《傳說》中的〈山洪〉看成葉珊走向楊牧的敘事詩濫觴之作，而〈十二星象練習曲〉則是葉珊走向楊牧之前抒情風的深化與總結²⁸。但是葉維廉與向陽的討論都並未以「中國抒情傳統」的理論框架，分析與詮釋楊牧在鑄鑄中國古典文學抒情性的努力。

事實上，關於抒情傳統的討論一直多停留在古典文學溯源上，只有少數詩評家運用在現代詩的評論上²⁹，楊牧則是以創作的實踐，將中國古典文學的抒情傳統延續並開展。誠如王文興的觀察，任何的一種藝術新形式，無不是一邊創作，一邊摸索新秩序，最後聚積經驗，幾加修整，至抵於成，如同扭纏力鬥之中的一匹巨獸³⁰。楊牧的學術背景使他能夠駕輕就熟地將中國古典傳統融入現代詩歌，舉凡〈鄭玄寤夢〉、〈向遠古〉、〈關山月〉、〈續韓愈七言古詩「山石」〉、〈秋寄杜甫〉、〈鷓鴣天〉、〈延陵季子掛劍〉、〈九辯〉、〈招魂〉、〈林冲夜奔〉、〈將進酒〉、〈水神幾何〉、〈妙玉坐禪〉等詩，在選擇題材上，詩人尋求將自己的抒情與過去的詩歌典範聯繫在一起³¹，且以無比繁複的實驗手

²⁷ 葉維廉，〈葉珊的《傳說》〉，《從現象到表現：葉維廉早期文集》，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年7月，頁355。

²⁸ 向陽，〈《傳說》楊牧的詩 沿波討源，雖幽必顯〉，《認識臺灣作家的二十堂課》，桃園：中央大學，頁44-81。

²⁹ 翁文嫻嘗試以抒情傳統中「興」的涵義，找尋現代詩中抒情的聲音，由於「興」體式的嫵媚，全因為它說出了不同領域的「物」，擺在一起產生對應關係時的神奇性。詩到唐代，產生許多情景交融的傑作，但詩經裡「興」之妙，是妙在不必交融，而是對應，裡面沒有優劣美醜之分，差別在於甚麼物件擺在甚麼東西的旁邊，而令彼此有了意義。參見翁文嫻（1994）：〈「興」之涵義在現代詩創作上的思考〉，《台灣詩學季刊》，第七期。

³⁰ 王文興，〈北斗行序〉，《北斗行》，臺北：洪範，頁3。

³¹ 孫康宜，《抒情與描寫：六朝詩歌概論》，台北：允晨出版社，頁8。

法，鍛造他的文體、用字、聲韻與風格³²，更重要的是平衡敘事、戲劇與抒情的緊張關係。

賴芳伶是首位矚目楊牧創作與中國抒情傳統關係的學者，她指出：「豐厚累積的西方藝文訓練，很早就讓楊牧反思中國抒情傳統的寬廣、深邃、乃至密度，效用……等等問題。這些考量涉及，怎樣才能使詩人的主觀自我和詩篇的客觀表現結合對應，並蓄釀普遍，超越的美學和道德潛力。而他所找到的『戲劇的獨白體式』，（包括建立故事情節以促成其中的戲劇效果，以及無懈於細部的掌握……），適能滿足他在特定的時空語境裡抒情言志的動機。」³³不僅如此，楊牧重視「抒情過程」，要掌握剎那、即時而又不能分割的經驗的全貌，在語言的結構與形式上，當語言文字不足以具體描繪、代表抒情美感經驗的全體，他善於轉而用種種的象徵間接來掌握、烘襯此一美感經驗³⁴。

在建構抒情傳統的過程中，詩人為了能在極短的時間內產生動人的效果，其選取的題材必須是要相當熟悉而普遍的景致、人物、事件或典故³⁵。楊牧在《一首詩的完成》中就明確道出他對用典的看法：

潛心古典以發現藝術的超越，未始不是詩人創作的必要條件……
古典就是傳統文學裡的上乘作品，經過時間的風沙和水火，經過
歷代理論尺度和風潮品味的檢驗，經過各種向度的照明，透視，
甚至經過模仿者的摧殘，始終結實地存在的彷彿顛撲不破的真

³² 張芬齡、陳黎，〈楊牧詩藝備忘錄〉，《臺灣現代詩經緯》，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頁 245。

³³ 賴芳伶，〈孤傲深隱與曖昧激情——試論《紅樓夢》和楊牧的〈妙玉坐禪〉〉，《東華漢學》，第 3 期，2005 年 5 月，頁 307-308

³⁴ 鄭毓瑜指出，抒情詩「引譬援（連）類」的認識或推論模式，並不僅僅流行於先秦至於兩漢，而是中國人思維的一種根本型態，從互文性的角度思考，「引譬援（連）類」應當是華語現代詩創作與閱讀脈絡中，不容忽視的內涵之一。參看鄭毓瑜，〈詮釋的界域——從〈詩大序〉再探「抒情傳統」的建構〉，《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二十三期〔2003 年 9 月〕，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頁 1-32。

³⁵ 蔡英俊，〈抒情精神與抒情傳統〉，收錄於氏編《中國文化新論·文學篇一：抒情的境界》，台北：聯經，頁 102-106。

理，或者至少是解不開的謎，那樣莊嚴，美麗，教我們由衷地喜悅，有時是敬畏，害怕，覺得有些恐懼，但又不是自卑，是一種滿足。³⁶

楊牧認為，把握典故的莊嚴美麗，無異為創作者點出目標、高度與位置，也使得創作的過程充滿了緊張、焦慮與憂鬱，但同時伴隨著無窮的快樂。

陳黎與張芬齡注意到〈延陵季子掛劍〉一詩中，楊牧以第一人稱的手法將個人情感與歷史事件交融，所表述的並不僅止於春秋時代季札與徐國國君之間一段情誼與信義，其中抒發世事變遷與滄桑的感嘆，以及孔門儒者迫於現實而與理想漸行漸遠的無奈與幻滅³⁷。然而要能從抒情傳統與敘事間的交互影響角度，深入〈延陵季子掛劍〉一詩，恐怕還是要憑藉楊牧的夫子自道：

想到友情然諾的主題，自覺可以權且進入季子的位置，扮演他在人情命運的關口想當然所以必然的角色，襲其聲音和形容，融會他的背景，經驗，直接切入他即臨當下，發抒他的感慨，亦詩以言志之意。這個寫法雖然未脫詩言志的古訓，卻因為所言實為我姑且設定乃是延陵季子之志，就與平常我們創作抒情詩的路數有異，其發生的動力乃是以客體縝密的觀察以一般邏輯為經，以掌握到主觀神態與聲色的綱要為緯，於是在二者互動的情況下推展一個或簡或繁的故事情節，亦即是它富有動作的戲劇事件³⁸。

楊牧採取了詩言志的抒情傳統，又以敘事的氣味開展一則介於史實與虛構的故事，自此楊牧不斷推陳出新，挪用「典故」，有意續作、翻案、想像或曲折，不只是新奇的意象。

賴芳伶整合紅樓夢研究、中國文學抒情傳統理論以及德勒茲（Deleuze, Gilles 1925~1995）「游牧精神」的觀點，分析楊牧的〈妙玉坐禪〉一詩，

³⁶ 參見楊牧，《一首詩的完成》，臺北：洪範書店，頁 28。

³⁷ 張芬齡、陳黎，〈楊牧詩藝備忘錄〉，《臺灣現代詩經緯》，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頁 245

³⁸ 楊牧，〈從抽象到疏離：那裡時間將把我們遺忘〉，《聯合報》，聯合副刊，2004 年 12 月 28~30 日。

應當是目前楊牧研究中最為深刻、細膩與抒情意涵的論文。由於妙玉是《紅樓夢》的讀者並不陌生的小說人物，妙玉的「孤傲深隱」與「曖昧激情」形成了人格的二元性，看似矛盾，也成為故事中最耐人尋味的衝突點。伶指出：

「妙玉坐禪」或可謂心思極小，但它所映現的宇宙，何嘗不廣袤幽深？楊牧說這首詩揭示了一個表面上冰清玉潔的女尼，終究不能壓抑內心洶湧的狂潮，為愛慾雜念百般折磨，受苦，以至於不能安於禪修，走火入魔；而他回顧自己那許多年中的創作，確實是有這樣一種「傾向厄難的著眼」，不免愕然。他當然也探求過快樂和崇高的主題，迄今依舊強調：詩的功能就是以自覺、謹慎的文字，起悲劇事件於虛無絕決，賦與人莊嚴回生，洗滌之效³⁹。

另一方面，當楊牧透過結合敘事、抒情詩的戲劇化處理，過濾掉小說中恐怖戰慄的質素，專注在事件的聲色描寫，以及矛盾情感的抒發，詩人精心經營的形式就顯得意義非凡。

在賴芳伶的分析中，楊牧的〈妙玉坐禪〉一方面可以包含理、勢的運用，另一方面，還用來敘事，和表現戲劇張力。楊牧再一次運用了「戲劇獨白體」，以第一人稱位置模擬妙玉的語氣與心情，逐步去揭發妙玉的心理層次，更為她個別的動作找尋事件情節的依據，甚至暗中串連種種前因後果，使這些繁複的質素，得以交集在某一舞臺的當下⁴⁰。換言之，楊牧的「戲劇獨白體」引入強而有力的敘事結構，彰顯了一種新穎的抒情，也就是虛構的、新神話的乃至於心理分析式的情感抒發。

事實上，楊牧在抒情傳統的開展上，不僅僅是文學用典，更與古典文本的次文類、詩歌傳統或是歷史事件相互對話，乃至辯證，他時時再

³⁹ 賴芳伶，〈孤傲深隱與曖昧激情——試論《紅樓夢》和楊牧的〈妙玉坐禪〉〉，《東華漢學》，第3期，2005年5月，頁309

⁴⁰ 同前註。

召喚讀者，透過他的作品與古人互動，以強而有力的創意使作品保持動態，使讀者與文化能在一首詩中互動，進而成為意義的參與者⁴¹。

伍、集詩言志與詩筆化雙重特質的散文書寫

楊牧鍾情於散文創作，結集出版者計有：《葉珊散文集》、《年輪》、《柏克萊精神》、《搜索者》、《交流道》、《飛過火山》、《山風海雨》、《一首詩的完成》、《方向歸零》、《疑神》、《星圖》、《亭午之鷹》、《昔我往矣》、《奇萊前書》、《人文蹤跡》與《奇萊後書》等16種。共可分為四類型，第一類，以抒情為其主旋律，主題廣博，或抒情，或寫景，或憶人，或詠物，例如《葉珊散文集》、《搜索者》、《亭午之鷹》。第二類，以論述見長，如《柏克萊精神》之評論現實，又如《交流道》、《飛過火山》等，為報刊專欄裁製的雜文系列，可見楊牧的入世情懷。第三類，為自傳散文，以《山風海雨》、《方向歸零》、《昔我往矣》等三書為代表，後合輯為《奇萊前書》，與《奇萊後書》相輝映，是自傳體散文的傑作。第四類，從《年輪》、《疑神》到《星圖》等書，則充滿哲理的思辯，書寫內心世界的冥想，反覆叩問文學創作、生死、信仰與生命的諸般難題⁴²。郝譽翔就大膽指出，第一、二大類不出傳統散文的範疇，但是第四類如《年輪》、《星圖》等，顯然是散文朝向詩體靠攏，而第三類自傳體散文，則融合小說的敘事技巧。顯示出楊牧不斷以創作與實驗來擴張散文的文體界線，證明散文確實具有無限的彈性。⁴³

⁴¹ 黃麗明著、詹閔旭、施俊州譯，《搜尋的日光：楊牧的跨文化詩學》，台北：洪範，頁98。

⁴² 何寄澎，〈「詩人」散文的典範——論楊牧散文之特殊格調與地位〉，《臺大中文學報》，第十期，1998年5月，頁115-134。以及陳芳明，〈孤獨深邃的浪漫象徵：楊牧的詩與散文〉，《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99年12月17日。

⁴³ 郝譽翔，〈浪漫主義的交響詩：論楊牧《山風海雨》、《方向歸零》、《昔

何寄澎給予楊牧散文相當高度的評價，認為其散文不僅止於「詩體的模仿」，如古典散文之「集合文筆兩種特徵」，散文直接向新詩援引技巧、改頭換面，以塑造新的散文⁴⁴。更讚譽楊牧為「詩人散文家」，從詩言志的身份論，到詩筆化入散文的形式論，其優點為：

楊牧一生自我追求之典範為西方文藝復興人、中國古代知識分子、西方浪漫主義者、中國文學傳統中真正的「詩人」，這在現代散文各家中絕無僅有。……其為現代文學中「詩人」散文之典範，固不僅在其技法形式，更在其內涵、肌理、人格、精神。其文即其人，其人即其文，以跌宕的聲韻、華美的意象、譎詭的比喻、錯綜的思維，詮釋生命、詮釋理想和挫折、奮鬥和幻滅，並且不斷砥礪自我，提升自我；透過文字的描摹轉化生命的真誠，有血有肉，這才是楊牧「詩人散文」之精義。⁴⁵

何寄澎並以「以經解經」的方法，分析與詮釋楊牧《亭午之鷹》之前，四十年的散文創作，是研究楊牧散文不容錯過的經典批評文獻。⁴⁶

就楊牧抒情散文的評論，陳芳明進行過精闢的分析，指出楊牧早期散文，呈露纖細敏銳的情感，浪漫主義精神的影響下，似乎人間的任何事物都可以引起無盡的感動。然而楊牧並不執著於表象的描述，而是在庸俗的現實中不斷挖掘出深刻的意義。陳芳明強調：「收在《葉珊散文集》的〈給濟慈的十二信〉一輯，便是在生活經驗裡體會人生真與美的存在。年少時期就有如此透視的能力，過早地預告了一位青年作家的成熟。真與美的憧憬，在早年時期大約是屬於愛情的追求。但是，他並不

我往矣》》，《臺大中文學報》，第13期，2000年12月，頁184。

⁴⁴ 何寄澎，〈永遠的搜索者——論楊牧散文的求變與求新〉，《臺大中文學報》，第四期，1991年6月，頁144-147。

⁴⁵ 何寄澎，〈「詩人」散文的典範——論楊牧散文之特殊格調與地位〉，《臺大中文學報》，第十期，1998年5月，頁20。

⁴⁶ 同前註。頁115-132

停止在情緒宣泄的層面。他已經學習到如何自我過濾、自我沈澱，使靈魂的悸動化為一種生命的昇華。」⁴⁷

求新求變的楊牧，在《年輪》中進行了散文形式的巨大實驗，在《柏克萊精神》中積極介入社會和人世的關懷，使葉珊轉型成為楊牧，年少的浪漫情感得以沉潛和提升，進一步在《搜索者》一書中步向成熟，對世事的洞明和人情的體察都趨向成熟。鍾怡雯以相當周延的分析，提醒讀者：

《搜索者》裡實隱藏了多本散文的伏線：〈科學與夜鶯〉裡對宇宙的好奇，思索科學與文學二者之間如何可能，日後發展為《星圖》；《疑神》則是對神人關係的探詢，並摻雜了大量的議論和辯駁，其中掉書袋的現象在《搜索者》亦已發端；三本文學自傳《山風海雨》、《方向歸零》和《昔我往矣》則延續《搜索者》搜索的精神，去追尋自己的文學歷程，從文學傳記中探索一個文學心靈的長成。⁴⁸

也啟發的散文研究者注意到，楊牧提倡「寫一篇很長很長的散文」，打破散文體式的限制，跨越小說、散文與詩的界限⁴⁹，較為成功嘗試的起點，當推《搜索者》一書。而在同期的散文中，屬於雜文性質的《交流道》與《飛過火山》，一向就比較缺乏評論者重視與評價。

楊牧的自傳體散文《奇萊前書》與《奇萊後書》是創作的高峰，備受研究者重視。郝譽翔認為，藉由事件交織的繁複結構，反覆映現現實與歷史中令人「抑鬱和懷疑」的精神面向，使得這一系列自傳散文宛如一則寓言小說，涵融土地、種族、歷史、政治、詩等等的矛盾、對立與

⁴⁷ 陳芳明，〈孤獨深邃的浪漫象徵：楊牧的詩與散文〉，《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99年12月17日。

⁴⁸ 鍾怡雯，〈無盡的搜尋——論楊牧《搜索者》〉，《無盡的追尋：當代散文的詮釋與批評》，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頁98

⁴⁹ 楊牧在《年輪》〈後記〉中自述要採取「寓言和比喻」的形式，「寫一本完整的書，一篇長長的長長的散文，而不是許多篇短短的短短的散文」並欲借此探索人類「表裡差異的問題」。參見楊牧，〈後記〉，《年輪》，臺北：洪範書店，頁177-182。

複雜的辯證。郝譽翔直指《奇萊前書》不僅止是詩人的自傳，而是楊牧指涉臺灣族群政治歷史的寓言之作。從寫作的形式上她強調：「因為敘事觀點的特殊，《山風海雨》形同小說，更宛如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以文字穿越時空，構設出一個遠超乎孩童所能感受的縝密、精緻、細緻的場景、氣味、聲音與色彩。」⁵⁰突顯出楊牧在散文寫作上的實驗性格與前衛手法。

鍾怡雯更進一步分析，在楊牧的自傳散文中，也包含了向前行作家致意，甚或是將自己的創作與傳統以及經典相聯繫的意涵，其中最值得矚目的是楊牧與沈從文的連結。鍾怡雯發現：

或許，沈從文可視為文學啟蒙的來源之一。〈胡老師〉首先是對胡老師的追憶，透過〈胡老師〉牽引出沈從文，然而〈胡老師〉並不止於記人。此文放在《昔我往矣》，是楊牧隔著時間長河跟沈從文的對話，如此曲折，如此繁複，那是楊牧的散文美學，「文章寫得簡潔不難，但要寫得意思複雜，文采豐富則相當困難。」⁵¹

事實上，過去的評論者多指楊牧的浪漫主義精神繼受於英美文學，但從鍾怡雯的發現中，啟迪了後續的研究者，楊牧與新文學浪漫派的大師沈從文都重視田園抒情，但是在就書寫主題的世界性、介入現實以及哲理的思辯上，仍存有一定的距離。不過透過作品，楊牧希望與沈從文遙遙對話，不無在未來成為研究楊牧的新焦點。

楊牧哲理散文的書寫中，《一首詩的完成》深入詩創作的各個層面，展現詩人創作論的深度與廣度。《疑神》與《星圖》則都傾向哲學與抽象概念為討論的核心，《疑神》質疑宗教、權威乃至政治的結構體系，有以美學取代宗教的觀念與視野。《星圖》延續《年輪》對表裡差異的

⁵⁰ 郝譽翔，〈浪漫主義的交響詩：論楊牧《山風海雨》、《方向歸零》、《昔我往矣》〉，《臺大中文學報》，第13期，2000年12月，頁170。

⁵¹ 鍾怡雯，〈文學自傳與詮釋主體——論楊牧《奇萊前書》與《奇萊後書》〉，收錄於陳芳明編，《詩人楊牧：練習曲的演奏與變奏》，臺北：聯合文學，頁399-421。

關注，以文字試探生育與死亡的本質，過程，及其美學效應⁵²。李爽學從比較文學的角度出發，更能揭示楊牧在《星圖》一書底蘊的深刻：

全書伊始略如但丁《神曲》的開場，發話者向森林裡迷失的夢中情人坦承自己即將遠行。他要去的是慕念已久的一個「想像世界」，是蘊藏荷馬與維吉爾的西方古典，也是騎士雲集吶喊震天的中世紀戰場，更是涵蓋濟慈與葉慈等人心靈的現代浪漫。……發話者實則在借比詩人的過去，其細節甚至可以溯至料羅灣的年代，以及他穿越時空遙寄濟慈的〈綠湖的風暴〉。繞過半個地球，渡過數十年的時地後，發話者為詩人所作的生命續航居然像那尾雪虹鱒在回溯自己文學天地的濫觴源始。⁵³

從這一系列的哲理思辯中，楊牧以作品抵抗後現代浪潮中解構真理與輕視語言的觀念，趨向創作的核心：抱負、生命、反抗與愛美，以書寫召喚讀者重新信任文字、語言與文學，進而使人們願意堅持追求真善美，使人們堅持懷疑權威與結構，以知識分子的良知與道德前行。

楊牧在散文創作之餘，也寫作大量的文學研究與評論文字，其中不乏建構散文理論的論述。沈謙在評楊牧《文學的源流》一書中，就特別注意到其中有大量的篇幅專注在散文的評析與探討，發現楊牧從歷史源流的角度考察20世紀的散文發展，其散文美學雖以現代文學為研究重心，卻明顯地以傳統古典與覆按和嚮導⁵⁴。後續研究楊牧散文創作者，不妨先研究其散文理論，應能更理解楊牧創作的理論與美學理念。

⁵² 何雅雯，《創作實踐與主體追尋的融攝：楊牧詩文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01。

⁵³ 李爽學，〈雪虹鱒的旅程—評楊牧著《星圖》〉，《書話台灣：1991-2003 文學印象》，臺北：九歌出版社，頁 222。

⁵⁴ 沈謙，〈探索現代散文的源流：評楊牧《文學的源流》〉，《書本就像降落傘》，臺北：黎明文化公司，頁 134。

陸、楊牧學建構之展望

楊牧筆耕不輟，2013年又出版詩集《長短歌行》，可見研究者與評論者又有更多曲折深邃的詩作，等待詮釋與解讀。也使得「楊牧學」的建構，增添了更多的挑戰與內涵。

在眾多的評論中，多集中在楊牧浪漫詩人的特質上。誠然楊牧服膺雪萊，因其彰顯了挑戰權威、反抗苛政與暴力的革命精神；他推崇葉慈，因為其得十九世紀初葉所有浪漫詩人的神髓。然而楊牧崛起於現代主義興起的1960年代台灣文壇，佘佳燕在詮釋其早期詩作《瓶中稿》時，就以現代主義美學的角度展現之⁵⁵。其後，謝旺霖則是少數以「現代主義」美學，以系統的詮釋，分析楊牧創作中更多元的屬性和特質，也較能完整的指涉和觀照大師的創作⁵⁶。事實上，曾珍珍在解讀楊牧〈論詩詩〉（1995年）時，也力主：

透過肯定的聲音，楊牧說明了懂得讀詩的人如何透過詩的具象細節探入自然美學概念：「詩本身不僅發現特定的細節／果敢的心通過機伶的閱讀策略／將你的遭遇和思維一一擴大／渲染，與時間共同延續至永遠／展開無限，你終於警覺／唯詩真理是真理規範時間」。面對解構思潮的衝擊，楊牧選擇固守現代主義（high modernism）的美學信仰。⁵⁷

尤其近來楊牧詩作中頗有表現主義的抽象美感，如何以更多元的美學觀點評論楊牧，應當是後續研究者可開展的道路。

⁵⁵ 佘佳燕，〈每一片波浪都從花蓮開始——楊牧〈瓶中稿〉的現代主義美學〉，《創世紀》第138期 2004年3月 頁142-154。

⁵⁶ 謝旺霖，〈論楊牧的「浪漫」與「台灣性」〉，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⁵⁷ 曾珍珍，〈生態楊牧——析論生態意象在楊牧詩歌中的運用〉，《中外文學》，第31卷第8期，2003年1月，頁184。

楊牧在翻譯上也著有成績，舉凡早期翻譯西班牙詩人洛爾伽（Federico Garcia Lorca, 1898-1936）的《西班牙浪人吟》，或在1997年以後陸續出版的《葉慈詩選》、《英詩漢譯集》等，都展現了楊牧精湛的翻譯與詩藝，然而研究者較少注目於此一領域⁵⁸。吳潛誠評論：「楊譯《葉慈詩選》不但克服了忠實傳達原著之意義的困難，而且還散發出獨特的文字魅力。不遜於詩人自己創作的中文詩句。」⁵⁹吳潛誠強調楊牧能以豐厚的中、英文學素養，掌握節奏、韻律與文義脈絡，可供讀者細心比對。此外，楊牧所翻譯詩歌，往往與其創作有互文關係，例如洛爾伽的詩作與詩人之死，直接影響了楊牧詩集《禁忌的遊戲》中的同名詩組，轉喻哀嘆台灣的白色恐怖與政治禁忌，還有待熟悉西班牙文學與台灣文學的研究者加以比較與闡釋。

近年來研究者開始重視中國文學抒情傳統在現代文學創作的影響，也試圖分析抒情作為華文文學現代性，以及現代主體建構上的又一面⁶⁰。而目前除了賴芳伶以抒情傳統角度進行楊牧的詩篇詮釋，有關《詩經》對楊牧的影響，以及楊牧系列以古典為題材的長詩中，如何保有抒情的意涵，轉化敘事的元素，應當都是在「楊牧學」的建構上相當具有挑戰性的議題。

楊牧既是詩人、散文家、翻譯家與評論家，又兼擅編輯與出版，作為文壇典律化的守門人，楊牧在文學社會學上的影響力，還有待更進一步的發掘與探索。尤其他自詡為中國健全的知識分子，和歐洲文藝復興

⁵⁸ 曾經評論楊牧翻譯作品的文獻並不多，可參考：陳黎，〈有人問楊牧·翻譯的問題〔〈西班牙浪人吟〉、〈自我靈魂的對話〉〕〉，《聯合報》，1996年9月13日，37版。彭鏡禧，〈《中國時報》〈開卷周報〉拒／懼刊的投書——再談楊牧《葉慈詩選》的三處翻譯〉，《中外文學》，第26卷第2期，1997年7月，頁164-168。曾珍珍，〈離離和鳴——楊牧談詩歌翻譯藝術〉，《人籟論辯月刊》，第57期，2009年2月，頁40-46。

⁵⁹ 吳潛誠，〈假面之魅惑——楊牧翻譯《葉慈詩選》〉（上、下），《中國時報》，1997年4月2-3日，27版。

⁶⁰ 王德威，〈「有情」的歷史——抒情傳統與中國文學現代性〉，《中國文哲研究集刊》（台北：中研院），第三十三期，2008年9月，頁77-137。

人傳下的典型，研究其繁華如星斗的文字，研究其真摯又獨立的人格，對每一個進入他浪漫世界的評論者而言，固然會迂迴在他孤獨而深刻的心靈旅程，也會隨著深入旅程，更體會到真與美的極致，這是「楊牧學」建構上最迷人的風景。